

# 游子回家，亲亲的家

——本报记者的亲历和思考

## 湖北汉川行：一个外地儿媳的观与感

本报记者 贺春兰



先生家所在的村庄如今成了干净整洁的街区，路边小楼墙壁上标识语关于孝廉、家风家教的文字和图画。

今年我和先生回他的故乡湖北汉川老家过年。因为南北巨大的生活方式差异，尽管曾十多次踏上那片土地，依然有“回乡情更怯”的好奇。加之研究背景和媒体职业的缘故，多有在参与中观察的意思。

### 城镇化带来的变迁

从北京西站开始，我和先生已经很感慨了。西站人流有序，还特别安排有爱心通道。今年湖北冻雨，本以为车站拥挤不堪，滞留很多旅客，更担心千里冰封可能带来的安全问题。而眼见的现实是，一路畅通，只4小时便从北京到了汉川，再半小时便到了汉川。听说汉川有两个高铁站，一个已经开通，一个正在建设，其中一个便在先生的家门口，回程时我们便选择了从先生家门口直达北京的高铁。而之前我们每次回先生家，大约需要12个小时。

1996年夏，我第一次来到先生家——湖北汉川汉川湖区域离县城4公里的小村庄长乐村，这里的人们穷得超出了我的想象。很多人家里堆着干柴，靠烧柴做饭，靠压井取水。看不到任何吃穿用度之后的物质剩余。

近30年之后的今天，家家户户通了煤气和自来水，多数家庭盖了3层的高楼，门前也多见车棚和私家车。据介绍，近百万人口的汉川目前已经升级为市，因为市区拓展，先生家所在的河东农场变成了市中心区域的一个街道办事处。门口还见整洁有序的养老院和社区卫生院。同样见证时代印迹的是画在楼墙外面的倡导良好家风和廉洁文化的宣传画。环保的成果也清晰显现：道路清洁，家家户户门前放着用于垃圾分类的垃圾桶。

先生姊妹仁，弟弟妹妹两家都有了自己的独栋小楼，楼旁有半亩小园子，里面种着桔子树和各种蔬菜。因为城镇化，前几年土地被大量征用，弟弟妹妹也都仅有少量土地需要耕种了。甥侄们接受了高等教育，在大城市工作生活了。

### 年俗：尊长敬祖

在巨大的时代变迁中，我发现，当地百姓依然执着地坚持着当地过年的传统风俗。而在系列有关“年”的风俗中，敬祖占了很大的篇幅。大年三十吃年夜饭是这里一个很重要的仪式，通常要做上一桌丰盛的美食（有米丸子、排骨藕汤和当地人最爱吃的时令蔬菜炒红苕苔等）。年夜饭时，会叫了门口的亲戚和家人同坐，也要燃上香，烧上纸，邀请祖宗回来一起“吃”。

而大年初一晨起则要第一时间到祖辈的坟地祭拜。即使年三十看春晚熬到深夜，先生也还是会早早起床，和弟弟、侄儿一起赶到坟地悼念祖辈。因为妹妹的婆母于去年去世，我们大年初一还特地赶到妹妹家里“吊清香”——客厅里挂着老人的遗像，周边摆放着菊花，一波波的亲朋到来后先行鞠躬叩拜，以示悼念。

据介绍，“吊清香”是这里的一项传统习俗。倘若家里有新去世的老人，在第一年春节，要举行一场比较盛大的仪式和聚餐。

在我看来，这些风俗起到了颇为有效的凝聚宗亲的作用，对儿童，也颇有教化的意蕴。正是这样的悼念回望，一次次地提醒后辈尊重自己的祖宗。或许也意味着今人对自己生命本源的探寻。我这次回到先生的故乡并将所见认真地记录下来，有一个心愿便是帮助未能回来的女儿再次寻根。

在“吊清香”这样的习俗中，在朴素的悼念后，亲朋好友通常会有一顿大餐。聚餐中，我曾试图阻止先生连续不断地接过亲朋递过来的烟酒，先生告诉我，这是乡里乡亲在他们的方式表达“尊重”。许是深受儿时的影响，先生回到家乡，会深度融入这些习俗中。而站在边上的外甥和侄儿几乎烟酒不沾了。

在我进行这些参与性观察的时候，手机上看到关于90后年轻人群体中“断亲现象”的报道正冲上今年春节的新闻热搜，大意是说，因为三观的不认同、地理空间的距离和生活方式的原因，今天的年轻人对与二代之外的亲戚联系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了，甚至索性选择了常年不联系，网络上将这些现象称之为“断亲”。

就我的观察，这样的被祖祖辈辈坚持了多年的习俗确实影响甚至塑造了年轻一代尊老敬老的人格，我在先生几姊妹和甥侄辈的身上能够清晰地感觉到。但在传承的同时也确实需要做些适应年轻一代生活方式的改造了。否则，年轻人仅仅因为对健康的顾虑而拒绝参与也是很有可能的。

### 家风：勤俭持家

一辈子勤劳持家的已经年近80岁的婆婆拒绝了我作为外来者的参与，依然如往常一样，一顿接一顿地端出她的拿手好菜——煨鸡汤、红烧草鱼片、鲜肉米粉等等。

为了保持鸡汤的浓度，婆婆控制着水的量，坚决不肯多盛上一碗。她和公公总是看着客人或者孩子们吃饱吃好，才肯自己动筷。尤其是婆

婆，即使年节里，也总是最后一个吃饭。

面条在这里是很边缘的存在，偶尔作为早餐吃一次。来自面食故乡的我很喜欢在面条里多放点菜，且基于健康理念希望少盐少油。但，许是觉得儿女归来的时间实在太有限，婆婆如同招待客人般的热情。先生解读说：面条里只能有肉而不能用蔬菜“作假”，正如“戒烟敬酒”意味着尊重一样。

从十年九旱的豫西丘陵地带来一马平川多水的湖北，于我而言，有诸多舌尖上的冲突和礼俗上的大不同。我每每在心里提示自己：入乡随俗，公公婆婆的吃苦耐劳让人尊敬，对他们善意的坚持也多些理解和尊重吧。

确如《乡土中国》一书在描述我国乡土社会时指出的，这里的人们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没有出过远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于是，习惯了经验和传承。

婆婆已经明显驼背，但在我看来，其内在的生命状态一点不老。她依然爱美，头发烫了满头的卷，染得黑亮。手里的活计一直不停歇。有天我见她戴着蓝色护袖，将垃圾桶放到一辆小三轮车上，然后迅速地翻身上车，说要到指定地点去投放。从小丧母、一辈子逞强的婆婆仿佛迎来了生命中最好的时光，她想要干得更多。

1942年出生的公公命运多舛，虽遭遇了多种重大疾病，仍极其幸运地活到了现在。他5岁时父亲去世，20岁时染上了严重的血吸虫病，但得遇外地过去援助的医生，摘掉了脾脏得以存活。7年前我们接他来北京小住时发现了肝癌，幸及早干预。此次回家再见，依然欢快。他常年精耕细作自己的菜园子，近几年心坎严重，才肯停下来。

在家几天观察，先生一家，本分勤劳，多动而少语，很少听家庭成员间诉说衷肠，但自有默契和温情。因为对礼俗的高度尊重，宗亲间也多有联络。

### 和侄儿约定：要找到梦想啥

考虑到小侄儿正处立志的关键年龄，走亲戚途中我特别和小名叫憨憨的在当地一所私立学校上小学6年级的侄儿（弟弟家的第二个男孩儿）攀谈。“跟我到北京去吧？”“不，我要和爸爸妈妈在一起。”“喜欢学校吗？喜欢。”“放假时候特别着急回家还是想待在学校？”“想待在学校。”“因为回家没有小伙伴玩。大家在自己家里不出来。”——虽然憨憨很爱爸爸妈妈，但因为没有同龄小朋友玩，即使两周才有一次回家的机会，孩子还是想呆在学校。我不是很理解。

据憨憨介绍，学校里体育课多能保障，还有他特别喜欢的钢琴课。每天半小时的读书在学校也已经成为常态性的要求。“憨憨，告诉我，今天一天，你听到的有意思的事儿有哪些？”“和您聊学校生活，听哥哥讲自己和女朋友的故事……”迎来送去的间歇，我有意识地对憨憨随机提问，小憨憨充满好奇心、思维敏捷亦颇能专注地倾听。

“当我再回来的时候，要找到梦想啊！”我和憨憨约定。他很坚定地地点头。第三天，送我们走的时候，弟弟说：“不知道那天你们一起走亲戚时，发生了什么事情，憨憨回来主动提及，以后回家不玩手机了。”

我知道，多少人曾经如先生一样，因为少年时代对外面世界的一种模糊糊糊的向往，被点燃被唤醒，从而要到远方去追逐梦想。想必憨憨的内驱力因为我们这次的对话得以萌生。

憨憨描述的那些回家不肯出门的孩子可能如憨憨一样曾经沉迷在手机的世界里。而大人则在忙活，抑或是在麻将桌上消磨时光。在汉川，成年人聚到一起打麻将将是常事儿，这次春节，年近90的姑父就曾告诉我，自己每天都会特别去到村里的麻将中心打上几轮，“因为能够锻炼脑子还开心。”对老人来说，用脑、社交、娱乐，打麻将确实是利于健康的选择。而在外界就父母

的高质量陪伴对孩子成长价值多有发现时，父母忙于工作挣钱抑或沉溺于麻将中而疏于带孩子的情况在汉川非常常见。

### 离别与牵挂

“这次闺女回来能陪伴我们10天呢！”收到女儿从北京发去的短信，正在家里走亲戚的表弟兴奋得跳了起来。面对游子返乡，无论是公婆还是表弟，孩子们这几天的陪伴对父母而言已经是极珍惜的存在，足以安慰他们曾经的辛劳养育和奋力托举。

“什么时候回来呢，爷爷还能在有生之年再见到你吗？”和孙女的越洋电话中，爷爷这样问。爷爷一直在电视中关注着国外的动静，惦记着孙女的安全。奶奶则常在侄儿们美滋滋地喝着自己亲手温的鸡汤时慨叹孙女不能享用。女儿有段讲宋朝文化的视频，是用普通话特别录制给藏区孩子们的公益讲堂。我特别播放给公婆——两位老人盯着女儿的头像，用手在屏幕上摩挲着。“说的是英语吗？”看了半天，奶奶突然发问——我以为他们听进去了，却原来他们只顾盯着视频中的孙女，对“说了什么怎么说的”完全不敏感。

又一次离别的时候到了，婆婆准备了很多让我们带走的美食——米丸子、炸藕合、腊鱼腊肉和豆皮子。“嗨，怎么像嫁姑娘似的！”婆婆感慨。我没有特别回应，也不敢面对老人的眼睛。今天也做母亲的我已经能够深刻体会亲子离别的痛苦。

离别时刻越来越近，先生特别陪父亲抽了一支烟。平日不支持先生抽烟的我，甚至认为，只有借助这根烟，才能再合适不过地传递父子深情。

这几天，我特别观察了二老的生活起居，特别给他们网购了洗澡用的椅子、坐下起来可以借力的拐杖等助老生活器材。

其实，今天的我们，和我们的父母辈一样，即使面临着一次次离别的痛苦，即使并不求从子女处得到什么回报，依然会坚定地送子女远行。而大多数身处农村的中国父母，勤俭持家，少有假期少有享受。穷尽他们一生的力量，一代代地托举下一代的成长，而我们，能够反哺回馈他们的实在太少。

### 后记：我们能为他们做些什么

手机上看到一则关于“外地女婿”的短文，我哑然失笑。那些听不懂语言装着微笑点头在村子里好奇转悠的日子我也曾多次经历。而一次次地深入，则让我不仅仅听懂了湖北方言，而且深刻体会到：可怜天下父母心，不同生活方式的背后，是南北同理的激荡在父母儿女心中的澎湃亲情。

和先生成家近30年来，我曾经十多次随先生回到他的家乡——湖北汉川。目睹了这个百万人口的小城和一个普通农家的变迁。今天就物质生活而言，城乡差别已然不大。但是，物质富足之后，老乡们要过上美好生活，还需要观念上的转变。特别是今天，老乡们的生产方式已经变了，不再有重体力的劳动，但生活方式还少有变化。少体检少锻炼，依然保留着多油重盐的饮食习惯，还有表示尊重的递烟端酒的习俗。而家庭教育在这里，还没有进入老百姓的生活议程。

从教育到健康，这次汉川行，让我想“行动起来，以观念引领反哺家乡亲人”的冲动愈加强烈。返程途中，我和先生、表兄弟们商量，既然我们的女儿可以在美国给我国藏区的孩子们开设空中课堂讲中国文化，我们这些接受了高等教育，得风气之先的游子们，在顺应习俗的同时，也应该能够通过远程的方式，在孩子们的教育上、在健康生活理念上，给乡亲们带去更多积极的影响。

## 春节杂记：人到中年

融媒体记者 解艳华

大年初一回到老家才得知，父亲已经生病几日，诊断是肺炎。初三凌晨1点，我们姐弟三人跟着救护车把父亲送到省医院，很快医生诊断为肺炎加糖尿病并发酸中毒，再晚几天，后果不堪设想。输液、打胰岛素、排痰，很快父亲全身上下挂满了管子，一个大活人被“绑”在了病床上。弟弟第二天要去上班，我和妹妹开启了贴身24小时的照护工作，老人行动不便，身体无力，半夜随时需要帮助吐痰、喝水、喂药、上厕所等看似简单的事情。平日里，父亲很注意自己的言行，很少在子女面前光膀子，更不用说，当着我们的面在床上大小便。但病情已经将他折磨得有气无力，再加上浑身插满管子，根本无法动身。经过不断地劝说，父亲才同意我们给他擦洗。

照顾危重病人是一件力气活，24小时随时待命，要随时观察血压、血氧的变化，定时更换输液瓶，按医生要求做各项检查……短短三天，我和妹妹已经面如土色。我也深刻体会到，新闻里讲的即将到来的老年社会的养老问题并非危言耸听，越来越多的老人尤其是不能自理的老人需要人照顾，但是谁来照顾、怎么照顾是一个亟须关注的课题。

父亲所住的医院，60%的病号是60岁以上老人，楼道里每天能听到从不同病房传来的呻吟声、咳嗽声、呼噜声，有的是老伴在侧，有的是子女傍身，还有的是护工照顾。在这里，很多病人处于一种无助的状态，和医生护士以及护理人构成了一种最真实的人性生态。面对这些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年病患者时，你会时不时听到粗鲁的护工发出大声的吆喝：挪下屁股、抬腿，你到尿尿不尿，咋又拉床上了……也会有老人在凌晨无意识地不停地叫家属的名字，说要去上厕所，可是并不是真的要尿或者拉，因为老人已经失智。护士台是最忙碌的，

34床呼叫、99床呼叫，楼道广播一刻不停闲……这层楼有100多个床位，点滴打完了，管子掉了，手机没电了，病人只要轻轻按下床头的按钮，护士就会循声而来，轻声细语询问病人需求。这几天值班的护士是一个怀孕7个月的孕妈，她需要从早上7点一直忙到下午6点，不停地推着装满瓶瓶罐罐的治疗车穿梭在各个病房，问她为啥还不休息待产，她说已经习以为常。在这里，没有孕如，只有医护。

因为父亲病情危重，医生把他调到了离护士站最近的病房，同病房住着一个96岁老人，雇佣了一个护工，儿子、女儿、女婿，分白晚班轮流值守，因为平常一直在女儿家住，女婿对老人的日常最为了解，他已经60多岁，但还是老人眼中的孩子，每天晚上会不断地被老人叫醒去小便或大便。

弟弟晚上来看父亲，细心地给他擦洗。弟弟今年30岁，在我印象里，一直桀骜不驯、自以为是，如今不知不觉也长大了。他自嘲地说，“姐，怎么说我也当爹了，不能不像样呀。”

本来和孩子商量好趁着假期去趟洛阳看看大佛，只能搁浅。孩子倒不觉失望，她自己在老家这几天，家里的表姐表弟带着她不停地串亲戚，拿压岁钱，还可以去村子里追兔子、抓公鸡，又心血来潮去看了我小时候的学校，回来跟我说：“妈妈，你小时候真幸福呀，学校出门就是麦地，随时跑出来玩，家里能养各种小动物，也没那么多作业。我们过的是什么生活呀？”我心里在想，什么生活？是我小时候向往的生活。她反倒羡慕我了。

上有老下有幼，强烈意识到自己已经人到中年，走在了家庭队列的前端；孩子需要托举，老人需要照顾。不禁感慨，这也恰是生命的本真状态吧！

## 在自我习得中传承“中国年”

本报记者 修菁

作为中国独生子女生育政策成长起来的第一批孩子，每逢最被重视的中华传统节日——春节，我内心都会萦绕一个问题：伴随中国家庭结构的“原子化”，植根于“熟人社会”的中国传统礼俗文化如何传承？在内心深处，我一方面渴望大家庭的热闹，渴望熟人社会般的温情往来，渴望繁盛的年俗年味儿，但由于互联网普及催生的生活方式和交际方式的改变，又让我们一年年在过年方式上自觉或者被动选择了越来越寡淡的欢度方式。

儿子今年12岁，“中国年”为什么没有西方圣诞节那般有仪式感和氛围感？“中国年”的内核是什么？在他的“小宇宙”中，这个问题也慢慢生发。所幸，今年新春返乡，对于这个问题，作为母亲，我慢慢释然：作为个体，我们不妨将自己作为方法，在起而行之的每一次行动中，去习得每个家庭年味儿变浓的方法；作为孩子，在一次次生动的场域中，也去积极感悟、去习得，继而成为主动的传承者。

大年初三，我们全家赴了一场特殊的家庭宴会。宴会的主人不是传统的自家亲戚，而是我的初中好友父母，同学的母亲还是妈妈读大专函授班时的同班同学。一进门，儿子就和同学的一双儿女亲密无间地玩在一起，6岁的小女孩还抱住儿子说，“我要和小宝哥哥谈恋爱，我还想跟小宝哥哥到北京滑冰！”一众大人乐开怀的同时，好友父亲的一句感慨，也让参与宴席的大人们很是感慨，“没想到，小的们，关系这么好！”想想，我和初中好友的友情已经保持30载，每年回老家探望父母，我都会带上儿子和同学一家相聚，二代们一起玩耍，自然也成了每次见面不可或缺“保留节目”。每年一聚中，妈妈们的友情就这样被二代们自然而然地延续下来。回到父母家，孩子们的故事也自然成为大人们忆旧的话匣子。主动沟通、相互惦念，想想，我们的“中国年”内核之一，不就是充满欢声笑语的人间烟火

味儿！“中国年”还有不可或缺的一个主题，是亲情陪伴。游子在外，最大的希望就是父母能身体健康。父亲是退役军人，一直有运动的习惯，这些年我更多担心的是母亲。疫情三年，我从跑步十瑜伽的自我健身习得中获益不少，也希望母亲能受到触动，让健身习惯进入她的日常。

大年初二，我特意选择以瘦身励志、在运动中成就更好的自己为主题的电影《热辣滚烫》，带上母亲、儿子一起去观看。观影结束，儿子问了姥姥一个问题，“姥姥，你没受到触动吗？希望你今年能瘦成一道闪电！”过年后面几天假期，我发现每当我带着汗津津的身体进家时，母亲都会好奇地问我，“你跑5公里，是一口气吗？中间不休息？”和亲戚聚会中，她也开始兴致勃勃地介绍我的健身经验。我见势特意又和家人们分享了95岁姥姥的长寿经。从小学起，每年的寒暑假基本都在姥姥家度过，亲眼见证了姥姥长达30余载的早起练功历程。

“您也不需要特别瘦，关键是运动能让您精神更好，身体代谢更健康。”我和母亲约定，回到北京，我每天看她的微信运动圈，一上午要走够5000步。“步数我都给您量好了，围着家门口的湖边走两圈，就是5000步。要是不够，和老爸说好了，不发中饭！”做完这番约定，我和母亲不禁莞尔，期待母女俩立于新春的约定，在夏日我再归家时，能一起见证硕果。

甲辰龙年回家过年，让我对“中国年”如何传承，有了新的思考 and 理解：爱不是一场单向的给予，而是我们一起获得了力量。“中国年”的内核，也是一家人在欢乐团聚中，感受家的味道、亲情友情的绵延向前，每一个人的生命力于其中或被放大、或被滋养，一起在主动走近、用心联结、双向奔赴中，开启一个充满期待的新春。



春节期间，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举办形式多样的民俗特色活动，来自河南洛阳师范学院的大学生们放弃假日休息和家人团聚的机会，为当地市民和游客表演舞狮舞龙，既丰富了假期生活，又为过年的游客们奉献上了精神大餐。因为大学生们在为当地居民和游客表演舞狮。

王辉富 摄